

Lt:Win

东盟文艺

统筹：寒川

第489期 马来西亚篇

组稿人：苏清强

脱去束缚 方知轻松

刘爱佩

步入中年我开始思考，日常生活中的东西是否太多了？什么时候采取断舍离？有人说：“少即是多”，“两年没用的东西，意味着不需要了，该扔掉。”两年你是否太短？3年？5年？或更长久？舍得扔？肯丢掉吗？

东西多确是一种缠累。想想家里到底储存了多少旧物品？从父母的旧时代，到现今新科技时代，夹在两个年代之间的，到底又顿集了什么？

老人家对旧物特别眷念，我们当尊重，不随意甩丢，毕竟对他们，无论有形无形的资产，掀开的是他们时代的记忆。母亲是裁缝师，几十年下来，裁剪衣服的那张长木桌，木制斑纹已磨损脱落，桌角凹凸，木皮掀开，还用胶片贴紧。木桌下尽是一箱箱剩余的布条，塞满各种碎布，抽屉里各式裁剪用品，可排列组合，丢与不丢，往往还需时间斟酌。

某些国家批准居家举办甩卖会，只要定个无雨的良辰吉日，可打开门户，开心摆卖。左邻右舍，远亲近邻皆可来热闹，任君挑选，早鸟还拔得头筹呢！尽情东挑西捡，总会找到心头好。看着一件件物品被移走，可谓皆大欢喜。我国或许需到跳蚤市场觅知音，要不就送往回收站或捐献济贫。

有时我会冥想，若哪一天，土归土，尘归尘，灵魂归天国。一箱箱，一摞摞，一堆堆的旧物件（已成遗物），会不会成为亲人清理时最后记忆？要亲人打开层层记

忆库，未免煎熬，不如在阳寿未尽之时，自己清理吧。年纪老迈，特大件的物品恐怕非一己之力所能处理了。是时候认真履行断舍离。

《断舍离》作者山下英子的思维模式是为身放的杂物“减肥”，学会放手不需要的东西，让居家环境“良性循环”。杂物若已不会或不能再使用，储存久了，难免多了一样居家化石，当考虑东西的必要性。情感以外的物品，最后舍的恐怕就是书籍。我家书橱清空了一半，学术性的书籍如宗教信仰探索类的送往神学院，儿童书籍送去校园图书馆。整理过程中，惊觉无暇翻阅的也冬眠了好几个春秋。至于各类文件，除了以年份收纳，凡无关紧要的，逐一甩丢。

生活会牵引我们不知不觉走到物质与消费主义框框，一个不留神还会放纵自己，线上采购若无节制，抢购便宜的未必实用。一旦东西多起来，仿佛关进了蚕茧，不然也似躲进蛹里，等到觉醒空间相对有限，压迫感使气流不通畅时，只好来个破蛹成蝶，脱去束缚，方知轻松。

心灵何尝不也需要清空一番？挤压心灵的负面情绪，要不时清理，转换正面加持，还自己一片蓝天。不妨操练潜意识，将之化为内在驱动力，自觉地采取行动，松开第一个执念——审视物件，从小单位开始进行取舍，至少，自己的东西自己做主，情绪，寻找适合的管道疏通，或许哪一天你会发现：脱去束缚——方知轻松。

吴东是马来西亚人，但他家在武汉。

出差半个月，吴东一早乘机从上海回到武汉直赶回公司开了一整天会议，才拖着疲惫的身心回到家里，妻丽萍正在小宝房陪小宝睡觉，见他回家便对他说道：

“刚才小宝吐了，不知要不要带他看医生？”

“我很累，需要马上休息，我不在，你不会自己看着办？”

他急不可待地吞了两粒退烧药抱头大睡。

“你要不要吃饭？我给你加热菜？”丽萍尾随着进房。

“不！你陪小宝睡！”

“你怎么了？怎咳嗽这么厉害？”

“都说了，你陪小宝睡，别再烦我，我不要再看到你！”

第二天，他一觉睡到下午两点才坐在餐桌旁喝杯奶，忽听到敲门声，丽萍开了门见到几位医护人员

紧张紧张地站在门外，问家里有什么人？因为昨天与吴东等开会的人士中有人昨晚紧急入院，刚证实患上一种急性传染病，曾与他在一起的人都得住院隔离，又因为他们住的是组屋，而吴东也回家多时，为安全起见小宝和丽萍也需隔离！

突来的晴天吡：叻令一家三口真有点接受不了……

他们一家三口连话也说不上两句就被载到医院被分别隔离起来，据说是武汉突爆发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病，疫情正迅速蔓延！

吴东怕！他怕他们一家三口从此生离死别，他怕无一人幸免，都扛不住而告别人间，丽萍的单亲妈妈无了依靠，还可能面对绝后的悲惨命运……他悔过自责，他整天出差，妻真不容易，他昨晚自己确是难受得死去活来，他怎么能对妻讲出那么冷漠的话？他如此难受

从小到大的妈妈这么重要的人物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“东西”，有如氧气般重要；小事大事都得询问妈妈，因为她总像网络似的给予无限的答复，资料与解决方法。妈妈的唠叨，常常被儿女嫌弃，但一旦离开妈妈的身边，却发现那些所谓的唠叨，是无法用肢体表达的关注与爱护。

小时候，自己喜欢参与朋友们到外边骑脚踏车，玩耍，郊游，常常忘了在吃晚饭时间前回家；妈妈因我是家中最小，又是唯一的女儿，总是特别担心我的安危。年少轻狂的我总不明白她的苦心，心

小时候，妹妹每天在窗口守着，脚下垫张矮木凳，等爸爸放工回来。

我也曾经如此，从两位哥哥手中接过这支“等爸爸”的棒。

窗，是一种期待和希望的象征。

后来，我们都长大了，即使爸爸放工回来，抬头望望窗，所有的窗都是空的。

六楼的窗，全都是空的。于是爸爸不再对窗有所期望。

只有在爸爸去世之后，点点滴滴的寻常事，方才在空旷的心房里一丝一丝地抽出来，发现很多应该可以更好相待的

一个村，一个镇，一个小城，一个大市。。在地表上，都不是死板的东西，它们一个个都是活生生的生命体，有成长的机能，有发展的机动，就像人一样，存在一天，就活动一天，时时刻刻都在展现成长的本能。

戴舒娟写这本书，写的是吉打州中部的一个新村，它的诞生因缘，它存在的前因后果，它的成长，它从围篱内小村发展成为当今小镇的成长。。她写的是一个地方，一个新村，一个城镇，而她又不只写一个地方，一个新村，一个城镇吧了。她没有记者那种目见耳闻的刻板记录。她在目见耳闻之外，还写了她的体验，她的感受，她的沉思，而她的思绪体受又来自于她对一个新村城镇的投入，她跟当地风景人物的互动。而且，这互动并不是单纯的有形生命的互动，而是联系着一切有形与无形生命的互动。她写现在，也写过去；她以简练的文笔写一个村镇的现况，也写它湮远的、不无沧桑的过去。他直面地理环境，也追溯历史。她书写明朗的阳光，也刻画阴暗的长夜。。

戴舒娟不是瓜拉吉底一个道地的居民，她只是刚好机缘来到，在罗秋雁的穿针引线下走到这个不太热闹也不太

妈妈教会我的事

觉慧

中虽然有怨言，但也不敢当面顶撞妈妈，担心搞不好让自己的身体受上无谓的鞭打，所以常常都把一些话收藏在心里，没有告诉她。长大离家后，随着环境的变迁，岁月的流逝与时代的进展，我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地成长；妈妈因工作的关系并没有太多的时间管教我，但妈妈却非常鼓励我与参与课外活动，生活营，与义工活动

等。与其他小孩相比，我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的幸福；我因妈妈忙碌的关系也开始学习独立，初中就开始自己洗衣，煮饭做家务等，也在生活营等活动中学习与他人交流，付出关怀，还有孝顺父母。

渐渐的，因在外领悟了很多事情，回家便与妈妈讨论，也敞开心怀地谈起过去我们之间种种的误解与不解。那些岁月，妈

妈并没有系统般的督促我学习，没有航空般的安排紧密的补习行程，没有在我成绩考不好的时候教训我，没有让我张狂自夸地为所欲为，没有放纵家中幼女掌上明珠的我，而只是默默地在无声中给予我无形的教育。妈妈偶尔说起她小时候的故事，偶尔把别人的故事让我当借镜，偶尔什么也不做让我自由地去做决定，让我去闯去跌倒，然后相信我有能力可以站起来。

她教会我的，是一颗平常心，是在中庸平静中感恩生活的一切与领悟人生的道理。

人是孤独的窗

郝眉

时光，却随随便便的过去了。就像一个弃权的球手，没有好好把握，击不出令人激赏的好球的时刻！

回到老家，习惯性地一面望望窗，一面喊道：我回来了！

一切依旧，唯独我也见不到那张布满皱纹与笑容的脸。

面对这扇窗，我所有的忏悔不落痕迹化作长江黄河热泪。

这扇窗。

人是孤独的窗。

你醒来，你睡去，一张开眼，就是空旷开阔的蓝天，远处有鲜明欲滴的青田，又或许是切断视线的建筑物，垄断水天的交通网络，你不能叫奔走向前的人类回头，你不能阻止发展如风的脚步。当你睡去，你的梦也只有你知晓，你的孤单，在人群里成为许多碎片，

收集起来吧，没有人会关心这点点很私人的失落。当你醒来，一切继续操作，连环牵引，无一幸免，无形的皮鞭抽打着你追赶时间，营营役役……

身边尽管都是人，查实你确实只不过是都市里孤独的窗。

无言。对望。

语言不再是交谈的工具。文字不再是沟通的符号。

都市，是一座制造孤独独培植孤独储存孤独的汇集站。

孤独，如一扇一扇或开或关的窗。

我，一扇半开的、毛玻璃窗……

序《围乡篱落一窗月》

苏清强

冷静、不太先进也不太落后的村镇。当她走进它的怀抱时，她觉得生疏，不觉得陌生，当然也不熟稔，而是，仿佛有一种天然的召唤，要她止步，要她把心留下来，全神贯注地投入其间。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愫呢？只有她自己最清楚。于是，她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去感受这一方风土的人情俗事。那肯定不是一个小小的天地；当她用心感受，用手抒怀时，你只要看她的文字，读她的书写，你就不能否认，那可是个大大的世界、一个无垠的天地。她投入了，仿佛成了其间的一份子，她敏锐地凝听，她深情地活动，于是，她随着一方人士的回忆追溯而感觉着自己也是活在那个时空里。她因而喜因而愁因而怒因而悲，她随着这村镇的存活成长而存活成长，她投身到凝听，她深情地活动，于是，她随着一方人士的回忆追溯而感觉着自己也是活在那个时空里。她因而喜因而愁因而怒因而悲，她随着这村镇的存活成长而存活成长，她投身到

是文学创作，是文学品种里可以归类为散文的创作，也是一本史地书写，以地方志的形态，探寻华裔南来后的落脚、遭遇以及顽强求存的史迹，也触及其他各个友族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共生共存的生活历练。只是，我觉得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它所挖掘到的层面还不够详尽、深入和全面；然而，从文学甚至文化的角度来看，它却是一块绚丽的瑰宝，以史实为轴，以地理为志，以生活为血肉，以充满感情和悲悯情怀的笔触，写出了一方风月，抒发了日治时期地方精英的无辜受害、新村围篱时期受到马共以及英殖民地政府的双重胁迫、国家独立后各种设施的缓慢重建，尤其是经济教育文娱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。。笔带感情，心存正义，以小见大，看这一个村镇，就是在看全马其他无数个同个类似模型的城镇；看这个村镇的成长，也是在看很多个城镇的成长。

作者感情充沛，文字灵秀清新，而且善于捕捉事件的微妙精妙处。全书写来，章节段落落有致；描写与抒情，不乏动感的细节，细腻的铺陈。而更重要的是，作者总是有意无意

地投入事件的发展中，人虽在外，而心实在内。这种一心投入的书写，确有其独特的所在，如诗似画，如禅如道，无为而为，为而不为。因而，集中很多个主题或事件，作者会分多个章节、分几个小题目来写。触及点有重复也有不重复的部分，只因作者换一个角度，从另一个注视点，就看到了不同的东西，得以刻画不同的鉴赏和感受。看一章，可能是一个角度，一个平面图；把多个章节拼凑起来看，就不再是平面图了，而是立体的实景，是立体的实实在在的的感受。我是这样阅读作者的写作的，我也是这样感受着作者的用心的。

只因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，把自己也置身在历史的围乡篱落间，也置身在当下的现实围乡篱落间，因此，从内往外，窥见的一窗风月，就会与实地居者相同，感受一致。那一窗风月，内外容或有差异，而同心者的感同身受，却是该美就美，丑也无遮。书之以文字，真诚的展现出来，如实的映现人前，就是最真纯的美，而且美中有善。戴舒娟的这一系列篇章文字，我不能说没有瑕疵；然而，我读出作者的真诚和善，我也赏识她的这一颗在有缺漏的人生中寻找美善的真心。也因此，我乐意为了她的努力而写下了这一篇不像序的序言。（26.11.22）

家在武汉

曾沛

看来是凶多吉少，希望昨夜让妻陪着小宝，妻儿没受病毒感染，但小宝为何会吐呢？他真不敢想下去了！突然觉得自己并不怕死，更怕的是自己死了没人能照顾妻子和小宝了！

他不能病倒、不能病倒，他一定得扛过去，多次核酸检测，结果都是阳性，肯定是受感染了……他呼吸困难需吸氧，他不停的咳嗽需输液，看来比较早时严重，他开始胡思乱想，不得已与老天爷谈判：您若一定要夺走我命，请让我一命换俩命，保我妻我儿命……他很想很想他们……之前对妻怒吼的话：“我不在”、“我不要再到你那儿……”可千万别成千古恨……

医护人员见他如此消极悲伤，都劝他加油，劝说他又输液又吸氧的看似严重，放松心情会慢慢好起

来的，……到了这阶段，他唯有听命于医护人员，把生命交给医护人员了！他们更不易，冒着随时受感染的风险忙进忙出，一人照顾数不清的病人，还得和颜悦色的给病患打气！

吴东觉得自己已病入膏肓，他终日在自责：

“怪谁呢？是自己选择要在武汉定居的，因为总公司在武汉，因为自己大部份时间在武汉！”

在重重心理压力和精神煎熬下，他几乎绝望了……忽又萌生一丝希望：

“要是这次是祸躲不过，一家三口都中招活不下去了，不还有一女儿留在马来西亚吗？”

一想起女儿，他就分外内疚……千错万错都是他这负心汉的错，忍心抛弃前妻和女儿。万一他走了，留下他的前妻和女儿、

还有他现在的妻子和儿子该怎么办？

吴东以为自己这次？也许就这样结束一生，他甚至用电脑拟好遗嘱，吩咐律师交给自己签了名……他要把他现金股票平分给前任和现任妻子，以及跟前妻生的女儿和丽萍所生的儿子……前妻跟他离婚并非她的错，是他自己对不起她，为一己之便，在马来西亚分公司及武汉总公司两处都安了家，前妻发觉之后受不了委屈才闹离婚的……吴东绝不能让自己一错再错丢下妻儿不管，这是他这一生最大的污点，到最后将吃力不讨好，两个女人都不会原谅他……这是他终生的遗憾……

所幸妻子和儿子都先后出院了，而吴东在他住院第廿天，奇迹出现了，医生说他血气饱和度差不多正常了。

几天过去了，天天期

阴性！

他终战胜病魔了，希望其他病患继续加油，希望疫情早日控制！出院那一天，却传来他们的主治医生刘少奇不幸也病倒，已经三天没见到他了，希望只是累坏了而不是被病毒感染，忧心忡忡之余吴东由衷地向所有医护人员致敬，没有他们医者父母心日以继夜的悉心照顾，没有他们忘我的职业情操和大爱，不会有为数不少的病患从走过鬼门关到日益康复与家人团聚。

步出医院那一刻，有如死而复生……觉得每一口空气都份外珍贵……

铃…铃…铃…吴东的手提电话响了……

拿起手提电话一听，另一端传来前妻的声音：“听说武汉疫情非常严重，你没什么事吧？等等，女儿要找你说话呢！”

吴东再也忍不住掉了泪…